

古文辭類纂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呂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

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薦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

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

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始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譁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

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尚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
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
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
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
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
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
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祺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
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
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

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
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
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
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
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
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
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
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
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
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
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

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璫璜瑣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旣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

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義

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事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外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

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或辨别忠僥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條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

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
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袞恣睢有爲之者
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
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
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
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間
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
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
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
資政殿學士趙公林爲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王道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茅順甫云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公所爲書號仙鳩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墮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閑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

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

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

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

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

薑鳴先生云切論大臣者向文簡也宋史本傳言致

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章綏

之賜詞旨狂躁荆公爲致堯墓誌亦載此事

故不果用

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

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

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

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

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冗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

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

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官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紳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謙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茅順甫云文之典雅雍容雅頌

熙甯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綱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

風流習尚篤於祖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
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
入等歷敎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
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
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
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
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祝
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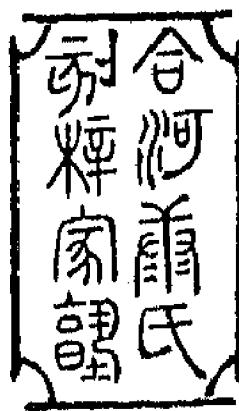
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
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
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

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

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所以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橐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橐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

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
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蓋知
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十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謂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出自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出自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出自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緇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

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甯。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申。次曰連。爲參。胡。次曰箋。爲彭祖。次曰

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莘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富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敎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麻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

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并州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

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
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
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
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
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
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
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祖者禰之嫡子澹澹
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
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
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
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
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
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
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
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
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
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
熙甯四書綱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
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
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
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

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真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
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
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
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珍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
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
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
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毫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
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
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
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
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
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
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
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閑財力
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
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
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
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
苦而療之今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
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
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
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
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

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亡亂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置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彊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旣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寶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熙甯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贊子斷其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劒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駢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

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甯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

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日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
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
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
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
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
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
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
甯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
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
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
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
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
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

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
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
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
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
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
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
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入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
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
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
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
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
小者治糞糞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
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

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閩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設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蹟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責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宗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

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

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寶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恤

達則四方以無晦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
庶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

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固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

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
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

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輩。翟之文章楩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謫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阤。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輩翟之文章。楩楠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

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鑄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縵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唯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

下兩水相交謂之汝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
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法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
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
居汝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
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
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汝口
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
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
猶恨紀載之歟汝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
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袁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墓之石上太史尊
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

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敎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閨閣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

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剗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

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
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睞陽魚鼈撞衝人於
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
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檣折而夢寐爲之不甯顧乃俯仰自
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沉澨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
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髮鬚乎杜甫高岑
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
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
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
崇島之崕崙當前如翠屏之列凡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
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
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
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

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旣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爲之序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

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而
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
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
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
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
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
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
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
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
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
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旣家居
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
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

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奏議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十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繙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甯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捨方城之外四封

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當作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崕山踰深谿躡穿膝屨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瘞而殫闕旒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間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

使新造盜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
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
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
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
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
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至今無冒豫按冒者言稷冒子孫
田禱之類或作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

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
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
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
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
轔繼氏之口當屯畱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
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

之完也惠王曰善寘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曰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戰國策以此爲蘇子之辭或疑爲蘇秦或疑爲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鼐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爲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爲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納紓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

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
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
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劖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
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
傳衛國城削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
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
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
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助魏
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
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
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
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

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翫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

此下承遠怨說

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

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偏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夫强大之禍

此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卽寓其內

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

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
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
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槁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蠱而
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祿而福矣不貨而見足矣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
差以强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
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
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
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
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駢驥之衰也駢馬先之
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駢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駢
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

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踢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此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轍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鑿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

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
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
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
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
絕傷弩破車罿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
行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
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罿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
釋甲蓐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敵三
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
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

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
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
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
齎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
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
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
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
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
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
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
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
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

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賤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衡擼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言用謀
藉時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閨
勢者間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
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
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
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博其

強而拔邯戰

黃不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西園定陽又從字多作爾鮑氏增特字非

西園定陽又從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樂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旌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

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鼐按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
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
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
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
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
之攻敵闢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乎秦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
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乎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
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苟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子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撤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

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涉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
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
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
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
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
故地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使事史記更事史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
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矣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鄰
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
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
冥阨於史記作危險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

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垣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邱城垣津之城垣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國策作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並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惠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陵益疏絕爲異國故取惡于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襄王爲趙襄子成侯爲趙成侯不知其爲魏同姓國也且趙曷爲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封子姓于韓魏間乎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

日者秦乃在河西。至。百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隔。
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闢。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
史有山南。字非是。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
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
有鄭地。無河山以闢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
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
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玉速受楚趙
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

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國策無矣字史記無之
口字似文義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取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疎士而不與與依文選史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鼈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

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駛騾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

史有曰字
今從文選

者真秦之聲也鄭衛

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
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
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遂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
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
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知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

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李斯論督責書。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日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

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虧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

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或曰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理或曰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跋牂牧其上夫樓季而而難五丈之限豈跋牂也而易石日仞之高哉附漿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正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察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若忘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虛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

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證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犧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君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